

茅盾小品散文

娄东仁 夏 龙 编



茅盾小品散文

娄东仁 夏龙 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7 号

茅盾小品散文

娄东仁 夏 龙 编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大楼 邮政编码 100866)

北京飞达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 11.25印张 240(千)字

1996年6月第1版 199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定价:11.05元

ISBN 7—5043—2640—2/I·332

编者小识

茅盾是中国现代文坛的巨人。在他走过的漫长的六十年文学历程中，每一个脚印都跟时代同步。他的笔，写下了中国现代文学闪光的一页。诚如胡耀邦同志在他逝世后的悼词中所言：“沈雁冰同志是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望的革命作家、文化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同鲁迅、郭沫若在一起，为我国革命文艺和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

茅盾，原名沈雁冰，1896年7月生于浙江省桐乡县乌镇。他的童年，正值清末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十岁丧父后，茅盾受母亲的影响很深。1913年，茅盾考取北京大学预科，开始广泛阅读介绍进步思想的书刊，接受新思潮的熏陶。苏联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相继爆发，为茅盾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他尝试用新眼光来关注人生和社会现实问题。1921年1月，茅盾与郑振铎、叶圣陶、周作人等一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倡导“为人生”的艺术，主持革新《小说月报》，提倡写实主义的文学。同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并积极参与党的筹建工作和早期活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茅盾遭到通缉，由武汉去牯岭，再到上海，在矛盾和苦闷的心境下，开始创作《幻灭》、《动摇》、《追求》等小说。1928年夏东渡扶桑，1930年4月返回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与鲁迅一

起，为反击文化“围剿”，发展革命文艺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抗战初期，茅盾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主编《文艺阵地》，推动了抗战文艺的发展。1938年冬，赴新疆学院任教。1940年5月，离新疆到延安鲁艺讲学。半年后到重庆从事救亡工作。后又到桂林、香港，担任《大众生活》编委，创办《笔谈》。1946年底，应邀赴苏联访问。1949年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被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文协（作协前身）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出任文化部长、作协主席，还担任《人民文学》和《译文》主编。晚年，经受了十年浩劫的严峻考验。1981年3月27日，病逝于北京。

茅盾是个多面手，在文学创作、翻译、评论、研究等诸多方面，均卓有建树。就其创作而言，小说影响最大，散文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先后出版的散文集有《宿莽》、《茅盾散文集》、《话匣子》、《速写与随笔》、《印象·感想·回忆》、《炮火的洗礼》、《白杨礼赞》等十余种。

他的散文，现实感强烈，是实践为人生、为社会的写作宗旨的结晶。他重视文学的社会意义，反对小品创作脱离时代和社会，片面追求“雅兴”和“性灵”的倾向，认为“主观超然的性灵客观上不过是清客身份。”而现实的散文小品“未始不可成为‘投枪’，为‘匕首’。”这种现实性和战斗性，类似鲁迅的笔法，我们在阅读《五月三十日下午》、《暴风雨》、《雷雨前》等文时可以明显感受到。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高度评价了茅盾散文的特色和价值，他说：“茅盾是早就在从事写作的人，唯其阅世深了，所以行文每不忘社会。他的观察的周到，分析的清楚，是现代散文中最有实用的一种写法，……中国若要社会进步，若

要使文章和现实生活发生关系，则象茅盾那样的散文作家，多一个好一个，否则清谈误国，辞章极盛，国势未免要趋于衰颓。”

出于实际斗争的需要，茅盾自辟蹊径，常取象征手法写抒情散文。无论是《雷雨前》、《黄昏》、《沙滩上的足迹》，还是《风景谈》、《白杨礼赞》，都写得含蓄蕴藉，耐人寻味，其寓意之深、容量之大，断不受篇幅所囿，而挥洒自如。在艺术处理上，又往往把抒情、议论、叙事等结合起来，以边抒边议，夹叙夹议的方式来直抒胸臆，托物抒情，借事寓理，情依事生，理随情出，使内容和形式达到完美和谐的统一。

茅盾的杂文显示了他文笔机敏犀利的一面。时代的纵深，生活的层面，都能汇入他的笔端。颂扬美好，热情奔放；抨击丑恶，鞭辟入里；剖析时事，透彻明了；评述世态，洞幽烛微。茅盾说：“真正的作家必有他自己独具的风格，在他的作品里，必能将他的性格精细地透映出来。文学所以能动人，便在这种独具的风格。”（《独创与因袭》）他的作品为这段话提供了实际最好的范例。

我们从茅盾缤纷撩目的散文园囿中，取精取短，编成一集，并作了相应分类，奉献给广大读者。早在六十年前，就有不少读者把茅盾的散文当作“认识人生，学习写作”的课本，相信今天的读者尤其是青年朋友也能从中汲取思想和文学的素养。

编者

1993年2月

目 录

编者小识	(1)
------------	-------

抒情小品

严霜下的梦	(3)
雾	(8)
叩门	(10)
卖豆腐的哨子	(12)
虹	(14)
冬天	(16)
雷雨前	(19)
谈月亮	(22)
黄昏	(28)
沙滩上的足迹	(30)
天窗	(33)
风景谈	(35)
白杨礼赞	(41)
雾中偶记	(44)

大地山河	(47)
开荒	(50)

生活实录

五月三十日的下午	(55)
“暴风雨”	
——五月三十一日	(59)
邻一	(63)
邻二	(66)
速写一	(68)
速写二	(70)
青年苦闷的分析	(72)
小三	(78)
阿四的故事	(82)
交易所速写	(86)
记“孩子剧团”	(90)
“战时景气”的宠儿——宝鸡	(92)
不能忘记的一面之识	(95)
我的中学生时代及其后	(101)
故乡杂记·一封信	(109)
冥屋	(115)
香市	(118)
乡村杂景	(121)
桑树	(126)

“佛诞节”所见	(132)
兰州杂碎	(137)
新疆风土杂忆	(142)
梯比利斯的“地下印刷所”	(162)
海南杂忆	(167)

时世杂感

袁世凯与蒋介石	(175)
九一八周年	(178)
紧抓住现在!	(180)
欢迎古物	(182)
时髦病	(184)
“阿 Q 相”	(186)
关于“救国”	(188)
现代青年的迷惘	(190)
“现代化”的话	(192)
双十闲话	(198)
苍蝇	(200)
狂欢的解剖	(202)
炮火的洗礼	(207)
不是恐怖手段所能慑伏的	(209)
“知识分子”试论之一	
——正名篇	.. (212)
读史偶得	(214)
从“戏”说起	(216)
由“侦谎机”而建一议	(218)

“古”与“今”	(220)
“善忘”与“不忘”	(222)
谈一件历史公案	(224)
雨天杂写之一	(230)
雨天杂写之二	(235)
雨天杂写之三	(238)
谈鼠	(245)
蝙蝠	(250)
时间，换取了什么？	(252)
一点回忆和感想	(256)
森林中的绅士	(259)
杂感二题	(263)

文坛漫笔

我们这文坛	(273)
读《词的解放运动专号》后恭感	(278)
文学家可为而不可为	(281)
文学家成功秘诀	(284)
说“独”	(286)
论“入迷”	(288)
小说作法之类	(291)
还是现实主义	(294)
谨严第一	(297)
为《亲人们》	(299)

人物记怀

萧楚女与恽代英·····	(303)
永远年轻的韬奋先生·····	(307)
马达的故事·····	(309)
记 Y 君 ·····	(316)
忆冼星海·····	(334)
我们有责任使他们永远不死·····	(338)
悼佩弦先生·····	(341)
回忆秋白烈士·····	(343)

抒情小品



严霜下的梦

七八岁以至十一二，大概是最会做梦最多梦的时代罢？梦中得了久慕而不得的玩具；梦中居然离开了大人們的注意的眼光，畅畅快地弄水弄火；梦中到了民间传说里的神仙之居，满攫了好玩的好吃的。当母亲铺好了温暖的被窝，我们孩子勇敢地钻进了以后，嗅着那股奇特的旧绸的气味，刚合上了眼皮，一些红的、绿的、紫的、橙黄的、金碧的、银灰的，圆体和三角体，各自不歇地在颤动，在扩大，在收小，在漂浮的，便争先恐后地挤进我们孩子的闭合的眼睑；这大概就是梦的接引使者罢？从这些活动的虹桥，我们孩子便进了梦境；于是便真实地享受了梦国的自由的乐趣。

大人们可就不能这么常有便宜的梦了。在大人们，夜是白天勤劳后的休息；当四肢发酸，神经麻木，软倒在枕头上以后，总是无端的便失了知觉，直到七八小时以后，苏生的精力再机械地唤醒他，方才揉了揉睡眼，再奔赴生活的前程。大人们是没有梦的！即使有了梦，那也不过是白天忧劳苦闷的利息，徒增醒后的惊悸，象一篇好的悲剧，夸大地描出了悲哀的组织，使你更能意识到而已。即使有了可乐意的好梦，

那又还不是睡谷的恶意的孩子们来嘲笑你的现实生活里的失意？来给你一个强烈的对比，使你更能意识到生活的愁苦？

能够真心地如实地享乐梦中的快活的，恐怕只有七八岁以至十一二的孩子罢？在大人们，谁也没有这等廉价的享乐罢？说是尹氏的役夫曾经真心地如实地享受过梦的快乐来，大概只不过是伪《列子》杂收的一段古人的寓言罢哩。在我尖锐的理性，总不肯让我跌进了玄之又玄的国境，让幻想的抚摸来安慰了现实的伤痕。我总觉得，梦，不是来挖深我的创痛，就是来嘲笑我的失意；所以我是梦的仇人，我不愿意晚上再由梦来打搅我的可怜的休息。

但是惯会揶揄人们的顽固的梦，终于光顾了；我连得了几个梦。

——步哨放的多么远！可爱的步哨呵：我们似曾相识。你们和风雨操场周围的荷枪守卫者，许就是亲兄弟？是的，你们是。再看呀！那穿了整齐的制服，紧捏着长木棍子的小英雄，够多么可爱！我看见许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面孔，男的和女的，穿便衣的和穿军装的，短衣的和长褂的：脸上都耀着十分的喜气，象许多小太阳。我听见许多方言的急口的说话，我不尽懂得，可是我明白——真的，我从心底里明白他们的意义。

——可不是？我又听得悲壮的歌声，激昂的军乐，狂欢的呼喊，春雷似的鼓掌，沉痛的演说。

——我看见了庄严，看见了美妙，看见了热烈；而且，该是一切好梦里应有的事吧，我看见未来的憧憬凝结而成为现实。

——我的陶醉的心，猛击着我的胸膈。呀！这不客气的

小东西，竟跳出了咽喉关，即使我的两排白灿灿的牙齿是那么壁垒森严，也阻不住这猩红的一团！它飞出去了，挂在空间。而且，这分明是荒唐的梦了，我看见许多心都从各人的嘴唇边飞出来，都挂在空间，连结成为红的热的动的一片；而且，我又见这一片上显出字迹来。

——我空着腔子，努力想看明白这些字迹；头是最先看见：“中国民族革命的发展”。尾巴也映进了我的眼帘：“世界革命的三大柱石”。可是中段，却很模糊了；我继续努力辨识，忽然，轰！屋梁凭空掉下来。好象我也大叫了一声；可是，以后，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已消灭！

我的脸，象受人批了一掌；意识回到我身上；我听得了扑扑的翅膀声，我知道又是那不名誉的蝙蝠把它的灰色的似是而非的翼子扇了我的脸。

“呔！”我不自觉的喊出来。然后，静寂又回复了统治；我只听得那小东西的翅膀在凝冻的空气中无目的地乱扑。窗缝中透进了寒光，我知道这是肃杀的严霜的光，我翻了个身，又沉沉地负气似的睡着了。

——好血腥呀，天在雨血！这不是宋王皮囊里的牛羊狗血，是真正老牌的人血。是男子颈间的血，女人的割破的乳房的血，小孩子心肝的血。血，血！天开了窟窿似的在下血！青绿的原野，染成了绛赤。我撩起了衣裾急走，我想逃避这还是温热的血。

——然后，我又看见了火。这不是 Nero 烧罗马引起他的诗兴的火；这是地狱的火；这是 Surtr 烧毁了空陆冥三界的火！轰轰的火柱卷上天空，太阳骇成了淡黄脸，苍穹涨红着无可奈何似的在那里挺捱。高高的山岩，熔成了半固定质，象汤

糖似的软摊开来，填平了地面上的一切坎坷。而我，我也被胶结在这坦荡荡的硬壳下。

“呔！”

冷空气中震颤着我这一声喊。寒光从窗缝中透进来，我知道这还是别人家瓦上的严霜的光亮，这不是天明的曙光；我不管事似的又翻了个身，又沉沉的负气似的睡着了。

——玫瑰色的灯光，射在雪白的臂膊上；轻纱下面，颤动着温软的乳房，嫩红的乳头象两粒诱人馋吻的樱桃。细白米一样的齿缝间淌出 Sirens 的迷魂的音乐。可爱的 Valkyrs，刚从血泊里回来的 Valkyrs，依旧是那样美妙！三四辈少年，围坐着谈论些什么；他们的眼睛闪出坚决的牺牲的光。象一个旁观者，我完全迷乱了。我猜不透他们是准备赴结婚的礼堂呢，抑是赴坟墓？可是他们都高兴地谈着我所不大明白的话。

——“到明天……”

——“到明天，我们不是死，就是跳舞了！”

——我突然明白了；同时，我的心房也突然缩紧了；死不是我的事，跳舞有我的份儿么？象小孩子牵住了母亲的衣裾要求带赴一个宴会似的，我攀住了一只臂膊。我祈求，我自讼。我哭泣了！但是，没有了热的活的臂膊，却是焦黑的发散着烂肉臭味的什么了——我该说是一条从烈火里掣出来的断腿罢？我觉得有一股铅浪，从我的心里滚到脑壳。我听见女子的歌司底里的喊叫，我仿佛看见许多狼，张开了利锯样的尖嘴，在撕碎美丽的身体。我听得愤怒的呻吟。我听得饱足了兽欲的灰色东西的狂笑。

我惊悸地抱着被窝一跳；又是什么都没有了。

呵，还是梦！恶意的揶揄人的梦呵！寒光更强烈的从窗